



司馬庫斯部落的空氣瀰漫著芬多精

我們來到上帝的部落

司馬庫斯

文·圖／內科部感染科 檢驗醫學部 主治醫師 何承懋

司馬庫斯，傳說中的「黑色部落」！以黑色來形容，是因為它曾是台灣最後一個沒有電力到達的原住民部落。

十幾年前在大學就讀的時候，就曾聽聞山地服務社或是相關的社團會組成醫療服務隊，到資源較為缺乏的地區提供簡易的看診服務，而司馬庫斯就是聽學長或同學提起的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地名。遙遠、深山、荒野、電力不足及種種的不可知，是當時對它唯一的感覺，當時習慣安逸的大學生活的我，雖嚮往之卻沒有勇氣前往，因為交通的不便，一趟行程往往要費時3日以上。





「櫻」花一枝春帶雨

再度聽到這個地名是在幾年後的新聞報導，那是有關於在司馬庫斯部落的附近發現了神木群，其中有好幾株神木的年齡之高或樹圍之廣在台灣都名列前茅，但因地處偏遠，一般大眾無緣親近。開始從事醫療服務之後，日復一日的步調，這個充滿想像的地名再也沒有浮現腦海，所以當「司馬庫斯」4字在單調的日子中突然從同事的口中蹦出，而且有機會造訪，當然是一口答應，即使回來後的隔日可能仍要拖著疲累的雙腳繼續工作，依然勇往直前。

頂著寒風細雨出發 再訪記憶中的內灣

在出發的前幾天，鋒面、東北季風、陰雨、寒冷，是氣象局的預報天氣，新竹和宜蘭交界山區的狀況會如何，也就心理有數了。我們一行21人，分坐5輛車，在寒風細雨

中往新竹方向前進，第1站先到內灣，一個曾因伐林及礦業而興盛後又沒落的小鎮。

對內灣的最初印象要從抽屜中那張從新竹至內灣的台灣鐵路局硬紙板車票說起，重新將它找出，上面標示的日期是民國83年7月26日，應是 大一升大二的那年暑假，我和兩位最要好的同學在那段假期，遊歷了集集、內灣和平溪3條鐵路支線。當時這些支線旅遊並不熱門，在營運困難的情形之下，鐵路局甚至有停駛全部支線鐵路的打算，對照如今每逢假日便熙來攘往的人潮，有著天壤之別。

在那次支線旅遊之後，我再也沒有搭乘過小火車，對集集、內灣和平溪這3個小鎮的記憶，總是停留在安靜純樸的畫面，主角則是坐在屋簷下避暑的老人和黃狗，沒有任何便利商店，只有數間傳統小吃店及雜貨店，在火車的行進間偶而還會從車窗外飄來混合著柴油和豬糞的氣息。



山在虛無飄渺間

時隔18年，再訪內灣，雖然是飄著細雨的早上9點多，內灣老街上約有三分之二的店家已經開始營業，不少旅客也已經出了火車站散布在各個攤位前。內灣戲院雖然維持著藍綠色的木造建築外觀，不過1樓已經變成商店。過了地下道到了內灣國小，鋪著PU的赭紅色跑道操場和侯孝賢導演「在那河畔青草青」電影中的影象，有著不同年代的差異。

穿越美麗的大自然 司馬庫斯悄然佇立

離開內灣，車輛繼續向東前進，隨著迤邐的山路往上爬升，路旁的建築物從一排排商店轉換成稀疏的磚瓦民宅，最後再變成偶爾點綴在山野中的農舍。當車子駛進橫掛在山腰上的白雲，視野馬上變成霧茫茫的一片，只有道路兩旁的分隔線和些許植被能夠辨識。有些路段霧散雲開，連綿的綠色山巒，伴著潺潺的清澈溪澗，偶爾雜以橙黃色的點綴，再加上路旁恣意盛開的桃紅、粉紅或純白櫻花，讓人有一種正前往桃花源的錯覺。

午餐是在中途的一個觀景亭開伙煮食，憑著幾位登山社前輩的功力，酒足飯飽是必然的滿足。通過檢查哨之後，繼續趕路，因為大腦的血液都跑到腸胃去幫助消化，迷糊之中就神遊幻境了。恍惚間醒來，只見車窗外仍是細雨霏霏，左側的山坡上是整片扶疏的竹林，透過右側的植被，隱約可見深邃的峽谷。隨著路旁手寫指標遞減的里程數，眼前終於出現了一面刻著「歡迎光臨上帝的部落司馬庫斯」的木造牌樓，代表著目的地的到達。

身在潑墨山水之中 心繫帶雨櫻花之雅

根據簡介，此名的由來是源自於古泰雅時代，一支由Makus率領的家族於東泰野寒山落腳建立部落，後世子孫感念他，因此命名「司馬庫斯」。進入部落的停車場入口，一位笑容可掬的當地居民以原住民特有的腔調指引我們找到泊車和住宿的地方。一下車，一股冷冽但帶有森林特有清新的空氣直衝腦門，頓時睡意全消。部落的入口處設有一個



我們在司馬庫斯部落入口處合照



已有2500歲的YaYa神木，雙臂朝天高舉

寫著斯馬庫司的木造地標，一旁的山櫻花開得燦爛，粉紅透白花瓣伴著晶瑩剔透垂掛的雨滴，才知道白居易用「玉容寂寞淚闌杆，梨花一枝春帶雨」來形容楊貴妃是何等貼切。

視線再向外移動，可見遊客服務中心和其他屋舍錯落在廣場的另一邊，盛開的櫻花以純白、粉紅和桃紅等色調散布其間，山嵐隨著陣陣的風飄盪，時而霧鎖聚落，時而豁然開朗，再舉目遠眺，層層疊疊的墨綠色山脈延伸至天際，山嵐、雲瀑和雲海交替出現，好一幅潑墨山水！稍作休憩及安置之後，就是自由活動的時間，雖然是無目的的漫遊，滿眼的蒼翠雜以繽紛盛開的櫻花，再加上帶有芬多精的清淨空氣，讓人流連而忘路之遠近。隨著天色轉暗及裊裊升起的炊煙，晚餐時間到了，雖然不是山珍海味，但是幾道風味菜和溫熱的湯飯，在這偏遠山區

的寒冷夜晚，也令人十分滿足。晚上就在潺潺雨聲、陣陣蛙鳴以及斷斷續續隔牆而來的鼾聲中，朦朧睡去。

往神木群步道尋幽 美的感動如夢似幻

鳥鳴及人聲劃破了清晨的靜謐，冰凍的漱洗用水讓大腦瞬間清醒，用過熱騰騰的早餐後，便朝此行的主要目標神木群步道前進，時而飄下的細雨逼得大夥兒不得不穿上雨衣。沿著步道緩緩向上，當離開了部落範疇，視野的展望也越加開闊，隔著成排盛開的櫻花樹，連綿的山巒往天際伸展，呈現從青綠、墨綠到灰綠的漸層變化，幻化的山嵐如同棉絮一般鋪撒在前方數排峰巒，向後則是大片雲海的延伸，美景如斯，一群人毫無抵抗力的站在落英繽紛的櫻花樹下，襯著背後如詩畫般的景致，拚命相互拍照。



靜謐的竹林

留下足夠的紀念之後，再向前走一小段，便到達神木群步道的登山口，產業道路的平坦水泥路面也轉換成一般的山徑。起初是一段向下的緩坡，天色陰霾，細雨紛飛，泥濘的路面增加了些許行走的困難度，之後便進入一大片茂密的竹林，透過扶疏的竹葉，只有些微光線進入，更顯得竹林的幽森。穿越過竹林，沿路不斷有臨時形成的雨瀑沿山壁而下，我們遇到較小的溪澗便踏石而過，水流豐沛的溪流則有橋梁供人橫跨。雨斷斷續續的下著，簡便雨衣內面也逐漸布滿了水氣。

一路上，竹林、樹林，山徑，棧道和木橋交替出現。忽然間，一大片崩場地橫亙在眼前，視野豁然開朗，破碎的灰黑色頁岩從上方的斜坡傾瀉而下，所經之處寸草不生，在沒有阻礙之下，下方塔克金溪河谷的地形一覽無遺。小心通過之後，山徑繼續在在密林中彎延，忽然間雨過天晴，金色的陽光穿透層層植被，如雲隙光般地灑落在路面及山壁，讓人有一種如夢似幻的感動。

神木風采仰之彌高 千年歲月若一彈指

繼續前行，出現一大片似乎是人為砍伐的山坡地，有些地方還有類似燒焦的痕跡，正在疑惑間，看到前方的告示牌寫著「小米種植預定地」，應是當地居民的農墾開發。人和自然爭地，古今中外皆然，只是合不合理，有無過度罷了。繼續前進，只見遠處山嵐陣陣，接近之後就成淡淡的霧氣，隨著天色轉暗，短暫的陣雨又開始了。

路持續的趕著，雨也繼續的下著，走到有些身心俱疲之際，掛在樹幹上的「到了」兩個字提振了眾人的士氣。因為下雨再加上神木群環形步道內有山澗流過，因此環境特別的溼滑，在水邊、石縫間及植被根部都布滿了青綠色的苔蘚。為數不少的參天巨木屹立在步道兩旁，沒被柵欄隔開的往往都要兩人以上才能合抱，那些被標示為神木者就更不用說了。

從資料上可知其中一株最大的「YaYa老爺爺神木」，為台灣紅檜木，兩支往外伸展的枝幹猶如張開手臂，樹齡約2500年，要24名成年人才能合抱（樹圍20.5公尺），樹高則約15層樓高（約35公尺），在台灣的神木排行榜中排行第4。所謂的「YaYa」，從旁邊的告示牌可知「族人習慣將該物種中最大的稱為YaYa，是媽媽的意思，有孕育撫養之意。昔日部落遭日本人攻擊時，婦幼避身藏匿於此。」

我們在神木群中流連忘返，但是迫於還要趕路的現實，只好加速腳程。回程時，雨下得更大了，路更加的泥濘，到處都是水坑，部分路面甚至如同小型的溪澗，全身的狼狽可想而知，回到部落換上乾淨的衣物，享用熱呼呼的泡麵，約略是2個小時之後的事了。打道回府時，惱人的陣雨已停，山巒仍然青翠，櫻花依舊燦爛，新進的遊客還是絡繹不絕。我想當綠色的產業在這裡蓬勃生根，黑色的部落就已經不再是黑色，它早已真正成為上帝的部落。☯